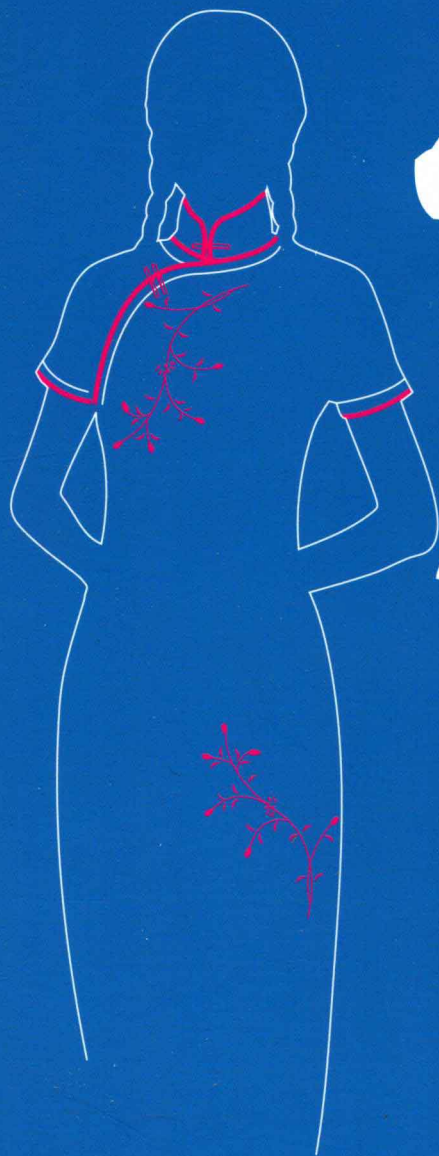




瞬间倾城 / 著



乱世佳人



间倾城 / 著

乱世佳人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乱世佳人 / 瞬间倾城著 -- 北京: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, 2013 2
ISBN 978-7-5158-0096-7

I ①乱… II ①瞬… III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99859 号

乱世佳人

作 者: 瞬间倾城
策 划: 石乃月
责任编辑: 杨迎会 石乃月
装帧设计: 程 慧 王艾迪
营销宣传: 赵 旭
责任审读: 邢 楠
责任印制: 范玉洁
出版发行: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字 数: 814 千字
印 张: 44
书 号: ISBN 978-7-5158-0096-7
定 价: 59.80 元

服务热线: 010-64267120
销售热线: 010-64267397
地址邮编: 北京市西城区西环广场 A 座
19-20 层, 100044
[http //www chgslcbs cn](http://www.chgslcbs.cn)
E-mail cicap1202@sina.com (营销中心)
E-mail gslzbs@sina.com (总编室)

工商联版图书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
与印务部联系。
联系电话: 010-61027585

第十章 谋杀

白俄酒馆里，贺天已经喝得酩酊大醉。侍者端过来一杯咖啡：“贺公子，你有一双火眼金睛，什么咖啡的研磨过程都瞒不过你，你猜猜，这杯咖啡是用什么咖啡豆磨的？”

“火眼金睛？看透一杯咖啡有什么意义？看不懂最爱的女人……我是瞎子，从来都是一个自以为是的瞎子……”贺天醉醺醺地自嘲，撞倒了餐桌，周围的宾客惊叫散去。

正在一旁借酒浇愁的徐娜看见了贺天，连忙上前解围：“你们不用管了，我来照顾他！”

混乱解除后，徐娜将贺天扶到沙发上，用冰块替他敷撞肿的额头：“很疼吗？贺天，你怎么会这么失态，这不像翩翩公子的你。”

贺天推开徐娜，神情懊恼：“失态？如果你最引以为豪的双眼欺骗了你自己，你会不会失态？”

徐娜将手覆上贺天的额头：“是莲心假装纯洁欺骗了你的感情，我能理解你现在的痛苦……”

贺天痛苦地从沙发上爬起，绝望地摇头：“娜娜你错了。我爱莲心，无论她以前有过什么经历我都爱她，我恨的是我自己的盲目自信，居然认定重阳没有威胁，放任重阳伤害她的身心！害得她为那个小浑蛋堕胎！我找人调查过，我找刘养斋调查过，按照莲心堕胎的时间，重阳应该就在她身边，孩子的父亲……只能是他！”

徐娜气得尖叫：“贺天，他们连孩子都有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追求莲心？你难道没有做男人的尊严吗？”

贺天目光坚定：“你说的是男人的面子，不是男人的尊严，男人的尊严是守护好心爱的女人，而我没有做到，眼睁睁看着重阳伤害她一次又一次！”

徐娜摇晃着贺天：“贺天，你醒醒，你为什么要为一个虚伪堕落的女人惩罚

自己？你让我心碎你知不知道？”

贺天厉声喝住徐娜：“娜娜，我不希望听见你指责莲心，这不像心胸宽广的娜娜！”

“是你被张莲心迷昏了头脑！她为别人堕胎你都心疼，我安慰你你却让我住嘴，福尔摩斯·贺，你的理性在哪里！”

贺天抢过酒瓶将酒一饮而尽：“你终于看到了贺天的失态，很失望对不对？走啊！走！”

徐娜倔强地挽住贺天的胳膊：“不，我不走，贺天，我会等到你清醒的那一天！”

贺天苦笑着瘫倒在沙发上：“我怕我一辈子都不会清醒了！”

清晨时分，重阳带领码头工人卸货，码头另一端泥鳅带着另外一批人坐在原地，看着重阳指指点点、交头接耳，不时发出嗤笑，一副鄙夷态度。

重阳迈步越过中间的红线：“今天怎么了？都犯花痴呢？不去干活在这儿笑给谁看呢？”

阿琳急切跑过来：“你这个呆子，今天没看到药水弄的公告栏？”

重阳嘿嘿笑着：“我看那个干什么，好些字认识我，我又不全认识它们。”

阿琳瞥了一眼嗤笑的泥鳅，凑在重阳耳边压低声音：“那几个字你肯定都认识，莲心啊，流产啊……”

重阳愣住了，耳边仿佛只听到泥鳅等人的笑，他腾地跳到泥鳅面前，举起拳头：“你们在笑什么？”

泥鳅得意地环顾四周：“我们笑那个被揭了老底的贱女人，你打啊？你能打服了我，能打服全上海看笑话的人吗？药水弄前后几个公告栏都给写上字了，你小子拿妓女当宝贝，被人耍了都不知道！”

重阳二话不说，一拳将泥鳅揍倒在地，疯一样跑回药水弄。

重阳站在公告栏下，呆住了，被红油漆书写得乱七八糟的公告栏，像巨大的锤子砸得人发蒙。

重阳立刻从一个清洁工手中抢过抹布胡乱地擦拭，一边擦一边训斥围观嘲笑的人：“看多了不怕长针眼啊？都滚开！”

“重阳，让开！”

重阳回头，发现阿琳搬来一小桶汽油泼在公告栏上，不由得称赞：“你比我还绝，要点把火烧了它？”

阿琳啐了他一口：“蠢，用汽油擦，擦得快！”

重阳的苦力朋友们蜂拥而上帮忙擦拭，重阳好像想起什么，拎着小半桶汽

油掉头就往莲心公寓跑。

果然不出重阳所料，公寓的门上、墙上，到处都是红漆涂满的字。

重阳气急败坏地将汽油倒在大门上拼命刷洗：“这帮龟孙子，让老子抓到你们，把你们肋巴扇打折！”

重阳背后，贺天的汽车停了。醉醺醺的贺天主动下车，踉踉跄跄走到重阳的汽油桶旁，弯腰捡起一块抹布也动手擦起来。

重阳嫌弃地撞开贺天：“这活你大少爷干不了！”

“你能做的，我都能做；你不能做的，我也能做。”贺天带着酒气蹲下来，和重阳一起擦去红漆。

门开了，莲心站在门内，含泪看着门外两个爱自己的男人，一动不动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重阳一声不吭继续擦，莲心走到重阳背后轻轻驻足，重阳不敢回头，只是狠狠地说：“丫头，赶紧进去，等我擦完了你再出来，就什么字都没有了。”

“擦不掉的，做过的事怎么擦得掉？”

“我让你别管，你听不懂啊！”重阳低着头一把将莲心塞进公寓内，又开始擦油漆。

贺天看看呆呆站在门口的莲心，转身对重阳说：“不管你们发生过什么，我警告你，离莲心远点！我会原谅莲心，因为我爱她！”

重阳突然拽住了贺天的衣领，目光中燃起烈焰：“原谅？莲心为什么要你原谅？出了这事，我心疼她还不够，什么时候轮着你来原谅？老子告诉你，你没有机会！你不配！”

莲心听见了重阳的话，强忍的眼泪顿时决堤：“重阳！”

重阳愤怒地避开莲心的目光：“别叫我，我要是回头了，你以后就赶不走我了！我会缠上你！”

重阳擦完墙，低头跑了。

贺天对上莲心的泪眼，沉默了片刻，也跑了出去。

很快，贺天从路边卖花人手里买了一束洁白的鲜花，带回来送给莲心：“莲心，或许，这里还存在误会，但在我心中，你永远是无瑕的，我贺天会用自己的办法为你讨回公道，等我！”

街道上，到处是报童摇着手中的报纸在呼喊：“快来看咯，桃色新闻：实业女杰新丑闻，被泼红漆疑为娼！”

重阳推开人群冲进去，从报童手里抓过报纸，发现莲心的照片正在其中。他从怀里胡乱摸索出钱，将报童的报纸都抢过来：“别卖了，别卖了，都

给我！”

见锦荣员工手里还有报纸，重阳强横地将每个人手里的报纸都抢到自己怀里：“这种脏东西有什么好看！”将抢来的报纸用手撕、用脚踩。

小报童蹲在地上指着周围的人：“大哥，你抢得过来吗？外面都在卖这份报纸。”

重阳惶惶地抬起头，似乎全上海的人都在手拿小报窃窃阅读莲心的丑事。

重阳将撕碎的报纸扔在地上，拳头重重砸在石墙上，手背顿时血迹斑斑：“妈的！”

贺天目光凌厉地看着德叔、小强、阿彪：“给我收集锦荣公司其他女职工被性骚扰的情况！”

德叔为难地咂嘴：“这个……可能会牵涉到赵特派员，不好办啊！”

贺天一拳砸在办公桌上：“我只要结果！不管是赵特派员还是谁，我贺天都奉陪到底！”

德叔和阿彪懒洋洋地将报纸拿起来，吊儿郎当地走出警所：“大探长冲冠一怒为红颜，就可怜我们这些排头兵，要冲锋陷阵咯！”

贺天将眼前的小报揉成一团，待德叔走后，小强悄悄告诉贺天：“探长，你让我打听的事有眉目了。梅秋月有个妹妹叫梅秋霜，姐妹俩感情很好，一直通信，梅秋霜前些日子在郊区小厂做工。这是地址。”

贺天点点头：“我现在就去找她！”

重阳冲进船务公司，一拳将船务公司的经理打倒在地。船务公司经理被重阳打得脑袋发蒙，连滚带爬也没站起来。刚想去按保险箱上的警铃，被重阳一脚踩住手，他惊恐地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重阳将经理揪起来：“你以为把老子的钱骗光了，老子就拿你没办法了？你把船票给我，我就给你留条全尸；你要是不把船票给我，我就让你们全家都见老祖宗去！”

经理捂着冒血的嘴哀叫着：“上一批人已经都出发了，下一批要等一个月以后呢，哪有船票！”

重阳又狠狠揍了一巴掌，经理躺在地上耍无赖，哭爹喊娘：“你就是打死我，我也没有船票啊！”

重阳毫不手软地举起拳头：“好，那我就打死你！”

经理忙求饶：“大爷，饶命，饶命啊！”

重阳看见墙上的营业执照，踩着经理办公桌爬上去，摘下来狠狠摔在地上，从破碎的相框中抽出营业执照揣到怀里：“好，那这个我就借走了，你什么

时候给我船票，我什么时候还你这破玩意儿！”

经理抱着重阳大腿磕头：“别，别，我给你打欠条，只要船票一到手，我马上亲自送两张到您府上！”

重阳一脚将他踹趴下，丢过去一支笔：“打欠条！”

经理无奈，只能跪在地上趴着写下欠条。

重阳春风得意地走出船务公司，迎面正看见面容阴沉的张文锦。重阳仿佛看到了隔世仇敌，猛地扑上去：“你这浑蛋！老子正想杀你，你找上门送死来了！”

重阳的拳头在离张文锦鼻子两公分处硬生生收住，因为张文锦身后有人用枪逼住他太阳穴。重阳啐了一口：“你真不是男人，靠保镖才敢露头的乌龟王八！难怪莲心提到你都想吐！”

张文锦狠狠抽了他一个耳光：“我是她第一个男人，她流过产，孩子是我的。如果说争夺莲心是一盘棋局的话，只有贺天这种人才有资格跟我对弈，你这个臭痞子忙到死都是只臭虫！我听说，你连她一根头发丝都没捞上，你真可悲！”

重阳想揍张文锦，可双手被人束缚根本无法抽出：“是你害了她，那时候她哭得……老子不碰莲心是怕她再遭罪，我不碰她是尊重她！”

张文锦嘲弄地看着重阳：“莲心是我的，无论她上天入地，天涯海角，南洋西洋，只要我张文锦还活着，我都不会放过她！你就眼睁睁看着她重回我的怀抱吧！”

“你做梦！”

张文锦从重阳怀里将船票欠条抽出来，撕得粉碎：“还想和莲心逃出我的手心？你才在做梦！”

张文锦示意，保镖枪柄一转，打在重阳后脑勺，重阳应声倒地。

张文锦冷笑：“你的性命还有点用处，这块你的仇家不少，我把你丢给他们关起来！犬养太郎，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！”

张文锦将一个棉垫肩交给赵聪。

“余残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张文锦谦卑地望着赵聪：“您不是想得到张莲心吗？还想弄到锦荣新药的计划给你舅舅表功？我替你抓了一个人，这是他的贴身衣物，你交给莲心，莲心就是您的囊中之物了！”

赵聪对张文锦的计策有些怀疑：“他跟莲心有什么关系？”

张文锦谄媚地回答：“他可是莲心的命根子，只要你暗示小痞子涉嫌组织

工会，你随时能逮捕他让他受罪，再一枪崩了……莲心就会乖乖听你的话。”

赵聪满意地点点头：“真有你的！好吧，这次要成了，我也好好抬举抬举你，你也不用在报社干了，跟在我后面替我摇笔杆子吧！”

张文锦笑了，他知道犬养太郎不会就此坐以待毙，贺天和徐慧更不会放过赵聪，无论他们谁斗过了谁，他都坐收渔利。至于眼下，哄这个色鬼上钩才是最紧要的。

徐娜将报纸摊在刘养斋面前，前所未有的严肃认真：“刘大夫，你告诉我，这个诊断确实吗？”

刘养斋为难地看着娜娜：“莲心她确实是小产后失调的体征，只不过……”

徐娜愤慨异常：“余残生说过，莲心的清纯全是伪装，她在不同的男人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，脚踏好几条船……贺天，我不能让你被莲心欺骗！”

徐慧疲惫地走进大堂，看见徐娜正纠缠刘养斋，有些不满：“娜娜，你来干什么？”

徐娜气急叫道：“妈咪！现在这件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，全上海都知道我们锦荣捧出的实业新女杰竟然是个虚伪的女人，过着双面糜烂的生活！”

徐慧摇头指着徐娜：“娜娜，锦荣多少人为了替莲心洗白彻夜不眠你知道不知道？这样的時候，你不去安慰莲心、陪伴莲心，怎么还能如此出言不逊？”

“妈咪，莲心不是我们看见的表象，她是个很复杂的女人！”

徐慧语重心长地劝导徐娜：“你想想，‘女人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？没有一笔是僵硬的直线，但却彼此支撑！我曾经告诉你多少次，事情不能只用眼睛去看，还要学会用心！莲心是你的好朋友，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她的苦衷？”

徐娜委屈得眼泪止不住落下：“我把她当作好朋友，教她和男人交往，劝她不要保守，甚至还悄悄告诉她我和贺天握手时那种云端上飘乎乎的感觉，她当时满脸不安，像个最单纯的少女！可是，她居然已经怀过孕、流过产了，我鼓励一个未婚先孕的女人别害怕和男人交往！我太丢人了！”

“娜娜！这是你自己失察，怎么能怪莲心？”

徐娜愤然道：“妈咪，我知道你一直以为我什么都不如莲心，可我有我的风度，不管莲心怎么伪善，我都不会落井下石，去小报说她的故事。既然我们曾经是朋友，我一定会给她机会让她说个明白！”

徐慧重重地叹息：“妈咪从来没有怀疑过娜娜是个光明坦荡的好女孩，但莲心也有她的优点，娜娜，我希望你能通过和莲心的这次交心畅谈，更理解人，更理解女人！”

重阳被关在小黑屋里，泥鳅带人踢打消遣他：“你厉害是不是？打遍码头无敌手了？我让你威风！我让你抢码头！”

重阳佯装翻滚，实则在暗暗解开绳索，他嬉皮笑脸地和泥鳅斗嘴：“泥鳅，你等着，等老子出去了，你一样还得哭爹喊娘！”

泥鳅乐得直撇嘴：“你小子还想出去？实话告诉你，有人要拿你的命换你那个小莲心，等别人把你女人玩腻了，砰！一枪崩了你！”

重阳一下子愣住了：“你说什么？是谁？”

“我这就告诉你，继续揍他！”

泥鳅拖起重阳，刚走了几步，被重阳飞起一脚踢开。

重阳三下五除二钳制了泥鳅：“说，赵聪想怎么对付莲心？”

泥鳅哀号着：“没……没怎么，他们去咖啡馆了！”

黄昏时分，手拿小报哼着小曲的赵聪不屑一顾地看着对面端庄品咖啡的莲心：“算你识相，张莲心。”

莲心虽然神色淡定，但捏着手绢的手指暴露了她内心的不安。

赵聪将报纸丢给莲心，得意地瞥着她：“这小报只是我的第一招，我还有九十九招没有使出来。”

莲心强作镇定地看着赵聪：“你到底想要做什么？”

赵聪色眯眯地凑了过来：“很简单，我喜欢职场中漂亮干练的女人，尤其是你。”

莲心冷冷回答：“如果你发烧了，可以去煎两服中药发发汗。”

赵聪哈哈大笑，从兜里掏出带着重阳汗渍和血迹的棉垫肩：“康远的下场你不会忘了吧？我知道你认识一个小痞子，他名字是叫什么……重阳吧？”

莲心神色中明显流露出关切，赵聪越发得意：“那小子在码头上闹事，有人告发他通共，现在暂时被我压下了。我随时可以坐实他这个罪名，到时候‘砰’的一声……”赵聪把手指竖在嘴前，做出吹枪管的动作恐吓莲心，“你们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面了！”

莲心强忍住内心的担忧与愤怒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究竟怎样你才肯放过他？”

“给我个机会一亲芳泽。”

莲心不动声色地看着赵聪，内心一番痛苦挣扎后才露出笑容：“赵特派员如此处心积虑，我只能接受这个交易。不过，这对我也不算小事，我希望在锦荣对面那家最好的宾馆，最好的套房。”

赵聪打个响指：“你这么漂亮，当然值得最好的。没问题，我去订！你张莲心是所有女人中让我最费周折的一个，最后的表现千万不要让我失

望哦！”

莲心别有深意地笑笑：“当然，我会让你觉得很值得。给我一个小时，我要去好好梳妆打扮做好准备。”

莲心的眼睛里露出坚毅决绝，而赵聪却浑然不觉地猥琐大笑：“为我打扮漂亮点！”

夜色里，打扮得格外精致的莲心和赵聪保持前后距离，谨慎地走向宾馆。

重阳在巷子口看见他们，从莲心的衣角缝隙中发现她穿着和平时迥然不同的妖艳舞裙，她的脸上甚至还围着厚重的围巾。

“这丫头想干吗？”重阳随手用墙皮灰抹了脸，装作乞丐冲出去抱住莲心大腿，“小姐，给点钱吧！”

莲心正想喊人，发现重阳正冲她使眼色：“是你？”

重阳压低声音：“莲心，你想干什么？”

莲心抬头看看前面的赵聪，他已经不耐烦地扭过头。怕重阳被赵聪看到，莲心极轻声地呵斥着：“你来干什么，快跑！越远越好！”

重阳也察觉赵聪向自己走来，他低头走开。

莲心跟着赵聪走到宾馆前台，赵聪伸出胳膊搂住莲心的肩膀。莲心颤抖了一下，但僵硬了身子没有拒绝。

前台侍者向赵聪躬身行礼：“赵爷，锦荣那边的工作不忙？您今天有空大驾光临？”

莲心尽量低头裹紧围巾，不愿被人看到。

赵聪偏偏将她的头扳了过来，揭开围巾。莲心大惊，忙扯着围巾遮起自己的脸，可已经被侍者隐约看到了容貌。

“我带我的新女朋友来共度春宵，看见没有，够美、够绝色吧！”赵聪边说边掏出钱包，从中抽出钞票。

侍者连忙收起，谄笑着：“赵爷，您真有福气，您的女朋友真是个美人！房间的手续已经办好了，房号是225，豪华大床，您二位直接上去就行！”

赵聪色眯眯地望着莲心，莲心又将脸遮得严实一些：“美人儿，咱们走吧！”

赵聪搂住莲心，走向电梯，按下了二层的按钮。

重阳尾随而入被侍者拦住：“这儿不是小瘪三该来的地方，走开！”

重阳机警地用帽檐遮住自己的半张脸，死死盯住电梯上摆动的机械数字，是二楼。

“你们厨房水管破了，我来修管子的。”

“厨房？那得从后门走佣人通道。”

重阳似不耐烦地闪开：“早知道这些烂规矩，老子该要三倍工钱！”

赵聪搂着莲心走进房间，反手将门上了锁，替莲心脱去大衣，揭开围巾：“Miss张，都到了这儿了，今天不管你愿不愿意，一会儿就是我的人……”

莲心幽幽地叹了口气，走到窗边凝望着窗外：“赵特派员，今天我既然跟你来了，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不过，我可不是个轻浮的女人，以前的事，我有我的苦衷。如果你想得到我的心，就要对我尊重一点。”

赵聪淫笑着：“要不是为了尊重你，我何必花这么好的房间~~来~~来~~来~~赵聪一屁股坐在软软的沙发上，向莲心招手。

莲心回头向他微微一笑，赵聪顿时骨软筋酥。“你看，最好的酒店，最好的套房，你提的条件，我都满足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”

莲心走到沙发边，坐在赵聪身旁，假装向他靠过去，忽然皱子皱眉头：“你身上是什么味道？”

赵聪抬起胳膊闻了闻：“唉，学医的女人就是麻烦，洁癖！我去用一下浴室，五分钟就好！”

莲心点点头，赵聪站起来往浴室走，忽然又回过身来：“你可别跟我要心眼，你要是跑了，你那个小老乡一定没命！”

莲心妩媚一笑：“我往哪里跑也跑不出你的手心。”

赵聪放声大笑，向浴室走去：“莲心，你可真有意思！让我爱不释手啊！”

等赵聪进入浴室，水声响起，莲心马上起身，快速倒了两杯红酒。她颤抖着手，将一包药粉倒入其中一杯，可手实在抖得太厉害，撒了一点药粉在桌上。她一边慌张地用手抹去桌上的药粉，一边用小勺飞快地把红酒搅匀。

很快，赵聪围着浴巾从浴室中走了出来，只见莲心一身红裙，端起一杯红酒向他举起，满脸含笑：“赵特派员，让我们开始这个浪漫的夜晚吧！”

赵聪色眯眯地笑着，接过酒杯。莲心的眼睛在酒杯上扫了一眼，自己从桌上拿起另外一杯酒。

赵聪上下打量着她，端起酒杯做了个要喝的动作，看莲心神色露出紧张，突然一笑：“你不会给我下药了吧？”

莲心将自己的酒杯换给赵聪：“那您喝我的。”

赵聪接过莲心的酒，一饮而尽。放下酒杯，原本想扑过来的赵聪，脚下竟然发软起来：“你……你在酒里放了什么？”

莲心迅速从皮包里拿出纸笔：“赵聪，把你的禽兽行径写下来，怎么勒索锦荣，怎么害死秋月、杀害康远，统统写下来！我给你下了毒药，你不说我就不给你解药……”

赵聪一点点逼近莲心：“原来你答应和我开房……是为了给秋月、康远

报仇……”

莲心察觉到赵聪的神色不对，可来不及了，赵聪呕出一口酒：“这点小把戏还想瞒过我？”他熟练地跃身而起，一把将躲闪不及的莲心搂入怀中，“美人，‘禽兽’这两个字，让我教教你怎么写！想威胁我，来啊！我喜欢这游戏，真刺激！”

“放开我！”莲心疯狂地反抗，无奈力不如人，受制于赵聪。

赵聪强吻着莲心：“太乖就不好玩了嘛，再反抗给我看看，反抗啊！”

莲心挣扎着退到床边，赵聪一巴掌将她打倒在床上：“你在酒里放的不是毒药，只是微不足道的迷药！你连杀我的勇气都没有，还想为秋月、康远报仇？可笑至极！小贱人你找死！”

莲心努力想爬起身，反被赵聪重重扑倒，压在身下，撕扯她的衣服。

纠缠中，床边的桌子倒了，水果盘掉落在地，碎片四溅，水果滚落得满地都是。

一声玻璃破碎的巨响，重阳从窗外飞入房间。

赵聪被重阳的出现惊呆了，还在愣神时被莲心拼死推开。赵聪愤然抓住她的头发：“贱人，你逃不了！”

重阳上来一下子将赵聪摔到一边，拉起莲心护在怀中：“你想找死！”

赵聪站起身与重阳厮打在一起。重阳因在囚禁时被打伤，动作处处落在下风，被赵聪的拳脚打得毫无招架之力，摔倒在地。

赵聪狞笑着：“小瘪三，爷爷今天就当着你的面儿玩她！”他拽开自己的浴袍带，向莲心逼近。

莲心惶恐焦急之间，见到地上的水果刀，一下子抓起，闭着眼睛捅了过去。

热乎乎的血滴落在莲心手背上，赵聪痛苦地捂住腹部跪倒在地。

重阳拉开莲心，只见莲心手中的水果刀赫然扎进了赵聪的腹部。赵聪死不瞑目地挣扎着：“你们……等着……我舅舅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赵聪只剩下躺在地上抽搐的力气了。

莲心不敢看，将头埋在重阳肩膀上，重阳拍着她的后背：“不怕，他快死了。”

又过了一会儿，赵聪已经一动不动，重阳去试探他的鼻息：“他真的死了。”

莲心不停地在自己衣服上擦拭满手的鲜血，无比惊恐地软在地上，不住地打战：“他死了？赵聪死了？”

重阳将莲心扶起来，将她冰冷颤抖的手攥在自己的大手里，像往常一样温暖着她：“莲心，闭上眼睛，什么也别想，什么也别看。赵聪死了，这是天意，是

他害死康老师和秋月的报应！你快走，这里交给我！”

莲心惊恐地抬起苍白的脸：“重阳，你担心他舅舅会像杀康远那样把我杀了对不对？你想替我顶罪对不对？”

重阳搂着莲心：“他就是我杀的！他死有余辜，我替天行道！你快走，这事和你不相干！”

莲心捂住重阳的嘴：“不行！我们从奉天逃出来，九死一生，你不能再冤枉背上杀人的罪名！”

重阳一下子抱紧莲心：“赵聪这浑蛋有个当大特务的舅舅，他们随便安个罪名就杀了康老师！没有过硬的证人证据，谁能证明你没有杀人？你和他进了酒店，也被人看了脸，这事传出去会污了你的名声！”

莲心推开重阳：“重阳，不用再说了！我必须让赵聪的兽行公之于众！秋月姐和康远不能白死！我去投案！”

重阳脸色沉郁，想到了什么：“不，监狱太黑了，我不能让你去坐牢！你说得对，赵聪经常在锦荣侮辱女员工，有很多人可以证明，莲心，我有办法让赵聪白死！从现在开始，你一切听我的！”

莲心被重阳的霸气所慑，点了点头：“好！”

重阳穿着赵聪的衬衣、马甲，用手帕遮着脸，半扶半拖着身穿大衣、头戴帽子的赵聪的尸体，围着围巾的莲心搀着另一边走上电梯。

赵聪的头沉沉地靠在重阳肩膀上，重阳替他又压低了帽檐。

电梯下降，栅栏外可以看见侍应生的脸时，重阳重重地拍着赵聪的脸：“赵特派员，醒醒！”

侍者从电梯铁栅栏门外看到伏在重阳背上、东倒西歪的赵聪，露出笑意：“赵特派员喝醉了？”

重阳故意喊叫着：“赵特派员，不能喝就别喝，才喝了几瓶啊，就这个鸟样子，回家你太太非臭骂我一顿不可！”

电梯门打开，侍者想凑上前来，重阳忽然做出酒醉欲呕的动作，侍者连忙躲到一旁。

莲心用围巾半盖着脸，从赵聪口袋摸出两个银元甩过去：“赵特派员喝醉了，打坏了窗子，赔你们，房间留着，我们今晚还要用。”

重阳把赵聪拖出大厅，侍者连忙上前来替他开门。重阳从他身边走过时，侍者揉揉眼睛：“刚才那个客人很眼熟，好像那个修水管子的……不可能，气派完全不一样啊！我一定是眼花了，回家炒点猪肝补补眼睛。”

重阳从赵聪身上摸出万能钥匙，打开锦荣的角门，他背着赵聪一路小跑跑

进公司。

空无一人的锦荣黑漆漆的，莲心看了一眼值班人员的办公桌：“门卫一定是吃饭去了，一会儿会回来。”

两人来到莲心的办公室，把赵聪扔在地上。

桌上有贺天送来的新鲜百合花，上面附带留言，重阳捡起花上的卡片：今晚八点，在办公室等我，我已经找到证据，一定会还给你一片没有阴影的天空。

重阳的大脑飞速转动，表情极其复杂：“莲心，记住，你回办公室拿东西时正好被赵聪撞上非礼，你是自卫杀人。让贺天亲眼目睹杀人现场，无论他怎么问，你都这么说！”

莲心顺从地点头。

重阳忽然跳了起来：“糟了，贺天一个小时之后才到，赵聪的尸体会变冷，那个蠢蛋探长一下就测出来了。你这儿有热水瓶吗？”

莲心惶惶地摇头：“没有，今天片区停电，没有烧热水。”

重阳略一思索，露出笑容，将莲心推出办公室：“记住，你七点五十分准时从正门进入公司，要让所有人知道你刚刚进来，快！”

莲心不想离去：“可是你，还有死尸，怎么办？”

重阳痞痞地笑着：“我有办法把他暖和过来，你快走！”

重阳将办公室的门紧紧关上。莲心猛然醒悟过来：“重阳，不要！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了，不要这样做！不值得！我不值得你这样做！”

门里的重阳没有回应，莲心趴在门上捂住嘴，泣不成声：“重阳，你不要做傻事！”

楼下响起了保卫开门的声音，莲心忍住眼泪，咬牙低头离开。

重阳一边按捺住胃里翻江倒海的感觉，一边脱下自己的衣服：“你小子有福了，这辈子老子也没抱过男人。”他戴上手套，将赵聪抱在怀里，在两人身上裹了一层大衣，“你活着的时候，老子看你就恶心，你死了，老子还得贴肉抱着你！”

重阳咬牙克制住呕吐的欲望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“莲心，快走，快走……”

莲心从角门跑出去，在关门时，残破的舞裙下摆被角门铁蒺藜刮了一下，留下一丝鲜艳的布条。

而她毫无察觉。

时钟指向七点五十分。

莲心裹着大衣，将里面不整的舞裙遮掩好，堂堂正正从锦荣大门走进

公司。

保卫看见莲心，露出微笑：“张襄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莲心矜持地点头：“今天你值班？”

守卫冷得直搓手：“是啊，今天停电，煤油汀都不烧了，冷得要命。我刚刚回家取了个小煤油炉来。”

莲心公事公办地叮嘱道：“注意防火，我进去拿个文件就走。”

“好的！”

莲心走到办公室，迅速打开门，颤抖着身子进去。

重阳已经不见了，莲心用手试了一下赵聪的体温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：“重阳，你真傻，这个世界上大概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为我这么牺牲了。”

贺天手捧一束百合花走进锦荣，守卫看到他露出笑容：“贺公子，这花是送张襄理的？巧得很，她刚刚回来，等一下，我给她打电话。”

贺天拦住门卫的动作，故作神秘：“嘘，别打电话，我要给她一个惊喜。”

一直关注楼下动静的莲心将水果刀拿到手中，闭眼推搡赵聪的尸体，发出凄厉的呼喊：“不要！你这个畜生！”

贺天一惊，快步往楼上奔去，一把推开办公室的门，眼前的一幕将他惊呆。

满屋子搏斗的痕迹，莲心衣衫不整手握水果刀，赵聪赤裸裸地倒在血泊里。

“莲心，这是怎么了？”

莲心看见贺天，痴痴呆呆地用刀指着他：“不要过来！我杀了人！我……我杀了赵聪！”

贺天谨慎地出语安慰她：“乖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把刀给我……”一边一把抱住她，将水果刀抢在手中。

“不，我没杀人，我真的没杀人！”莲心挣脱贺天，全身瑟瑟发抖，还来不及走出几步，“扑通”一声栽倒在地。

贺天环视现场，又看看手上的刀，皱紧眉头。他迅速拨打电话：“你们现在来锦荣一趟，对，这里发生命案，赵聪死了。你们先把赵聪的尸体带走，回到警局立案。是，是莲心杀了人。她精神状态不好，我担心是受了惊吓，我要马上送她接受精神鉴定。我知道将犯人擅自带离，这不符合程序。你们立刻办理取保候审，我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带她走。”

电话里的德叔显然不想遵命，贺天厉声喝道：“这是命令，如果上级追问起来我顶着……”一边说着，一边随手从莲心办公桌上拿纸写下取保候审的情况，龙飞凤舞地在上边签字，“我把取保候审的签字留在这里，你们来处理。上级追问起来就说我是她的保人，我用我的前程担保莲心！”

挂上电话，贺天贴在莲心苍白冰冷的面颊上，轻声耳语：“莲心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要让你的天空没有阴影！”

德国精神科医院里，医生正用不流利的中文向贺天解释莲心的病情：“你的朋友只是暂时性的精神障碍，需要留院观察几天。我保证，不用多久，会还给你一个健康正常的漂亮女孩！”

贺天眉头稍松：“谢谢你，马克。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千万不能让外人惊扰了她，她已经受了太多苦，再也经不起任何刺激。”

马克难以置信地看着贺天：“贺，你从来都不是一个深情的男人，记得那个紫罗兰色眼睛的巴伐利亚美女吗？毕业的时候她哭着骂你——最冷酷的中国男人！”

贺天温柔地抚摸过莲心的脸颊：“是她改变了我。”

马克叫了莲心几声，莲心毫无反应，貌似已经睡熟。他推着送药车和贺天打招呼：“这位小姐服了药，十二小时内不会苏醒，您还是先回去吧！”

贺天安心地转身离开，刚刚将门关拢，莲心的眼睛骤然睁开。她摊开手掌，里面是白色的小药片，她将药片塞入被下，翻身看看四周无人后，披上大衣，推开窗户，从窗户翻出溜走。

莲心行色警觉地出现在药水弄小屋门口，轻轻敲门：“重阳？是我！”

重阳猛地打开门：“你没事吧？”

莲心进屋将房门关上，压低声音：“贺公子保释了我，说我精神暂时失常，把我送到德国人的诊所，我装睡跑出来了……”

重阳点点头：“你放心，酒店那里没事了，红酒倒在地毯上了，里面有迷药，我都弄干净了。”

“重阳，我不是为了那些来的！我想见你一面！”

莲心想要靠近重阳，重阳一下子退后：“别靠近我，我抱过死人，有股死人味！你会受不了的！”

莲心端详着重阳裸露的脖子上、手臂上的可疑污秽，重阳下意识地又退了一步：“太脏了，你别碰我！”

莲心不顾一切地抱住了重阳：“重阳，你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，我怎么会嫌弃你？等我们到了南洋，什么都是干净的！我们的心是干净的，我们的人也是干净的！”

重阳慢慢挣脱了莲心的拥抱：“南洋还有意思吗？你在上海会越过越好，还去什么南洋？杀人这样天大的事，贺天一句话就能把你放出来，他还有什么办不到的？”